

1986年，我在上海申请援疆，阿克苏地区行署劳动人事处青年科员王峰，全程经办该事。很多年后，王峰在温宿县委书记及更高的层级上荣休。任职期间，王峰有不少创造性的工作；及退休养老，他果决、满血、炽烈的新事做派，仍时有行例。退休后，王峰痴迷信鸽，上手不久，就饲养了名种几百羽，成多项高规格鸽赛大奖得主。

和王峰的凌厉构成鲜明反差的，是另一位温良的阿克苏人，他是我在地区电视台当记者时的台长。近日，他女儿在描述其父时写道：李文宗，生于1936年3月，甘肃省平凉市马庙乡人。平凉师范学校毕业，195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五步兵师机要干事，1983年任阿克苏地区电视台领导职务。2018年去世，安葬于阿克苏市区的陵园。

7年前，离别那里已有33年，获悉李文宗台长去世，我产生了去他长眠之地祭拜的愿望，这背后并无影响命运的某种恩义在助推，我和台长的交流也很有限。那么，缘何让我敬重他呢？



外婆家的屋后有个园子，南北约二三十米，东西十多米。园子算不上很大，但一到夏天，满园都是瓜果。莠莠这个园子的人，是我的外公。

放暑假了，我就急着去了外婆家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。

早上，外公外婆出门了，我自由了，我就去了园子。推开篱笆门，先看到的是三脚架子的黄瓜棚。棚，比我人还要高许多，藤儿手指般粗细，叶子与手掌一样大。黄瓜一根根吊挂在藤架上，和我胳膊一样长一样粗，青青的，绿绿的，都是笔直的。我伸手摘下一根，往身上擦了一下，就着棚架和藤叶的荫凉，坐在沟坎上，张口就啃，一入嘴，一咂嘴，喉咙口就觉冷飕飕，身上也爽气了许多。

黄瓜吃完了，我就猫着腰，顺着畦沟，钻到了番茄棚前。棚上，挂满了成串的番茄，每串有三四个。长在棚上端的番茄，很小，只有弹珠般大，青绿色；长在棚中端的番茄大了，和鹅蛋差不多，果皮有点泛白；

对于巴里坤，我得首先深深鞠上一躬。对于那些骏马，再深深地鞠上一躬。真是惭愧呀，我这蜗居小上海的一介文人，就是井底之蛙。听见一只蚊子的碎语，便自以为是的，随意涂鸦：巴里坤当地人在市场出售的马，数日后偷偷回家，是一种人与马共生的狡诈。那明明是马驯养到家了！

2025年6月，我再度来到阿克苏，阔别此地已整整40年。那晚，退休前在地区广电系统工作的买买江，驾车带我夜游璀璨的阿克苏城区。买买江是1983年新疆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来电视台的，和我有过交集。如今，他体格的宽厚度，有当年的两倍。他说，和过去比，阿克苏城区已朝三个方向各拓展了好几公里。

透过车窗，看见过去那条城边小河，如今倒映着市内中央地带的霓虹光色。我还看见，曾住过的两处旧址，已夷为平地。两次，买买江都控制着刹车踏板，让小车速缓缓而行，以契合我陷入往事的情状。我久久无语，在心里向自己的青春敬礼。历史符号，在物理意义上的消失，却让想象中的旧日场景，变得更加抒情。

重返阿克苏，老友间少不了新疆式的宴饮。几十年前，划拳的喧嚣不见了，年轻人热衷的猜枚方式“乔西帕西空”也不见了。过去的黑发人，一律老老了。对于酒，大家都摆出能不喝最好不喝的姿态。然而，一别四十年的故人来了，有人天性中的豪迈，瞬间被唤醒。当一位心血管内装有五枚酒杯的老友，举起满满的酒杯先干为敬的时候，那种恍若隔世的风情又复活了。今夜，一切都令人无法拒绝，也没有必要拒绝。下一个40年后，有谁还能立于这样的欢愉之中呢？

靠近根部的，每个都有拳头般大了，果皮微红，有一两只已殷红殷红。我知道，这是已经熟透了的番茄，真想摘来吃一只，无奈肚皮已让黄瓜填满、没有空位置了。到下午再来摘了吃吧，我自己对自己说。

园子里的瓜果

张秀英

中午，外公回家了，抬手抹抹脸上汗水，对我微微笑：我们采八轮瓜去。八轮瓜比黄瓜更嫩、更脆，还很甜，我拎只篮子就跟着外公跑。

八轮瓜在园子的最里面，藤儿比筷子粗，滕头昂着头，叶杆笔挺竖立，叶子肥厚浓绿，一畦生机勃勃，外公叮嘱我沿着畦沟沟走，别乱走，小心碰伤藤。我嘴里说知道了，眼睛却盯着瓜藤看，看来看去，一个瓜也没有看见。我问外公：八轮瓜呢？外公呵呵一笑，一只脚立定在沟里，一只脚抬起来、伸出去，在瓜

何况这茫茫草原，芳草碧连天，哪匹马来过，都不愿意离开！巴里坤的马，英武又忠诚。

曾创军中纪录，因冒着战火输送给养，一匹骏马成为三等功授予的第一马！

巴里坤的马，着实是引领我深入这草原古城的向导。草原，海拔1700米。面积3.7万多平方公里，6倍于上海。



那片红屋顶（油画）杜海军

当年从文工团来电视台工作的老谢，其独子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，今年四十岁上下，已是地区融媒体中心的高管，他想认识我一下。小谢挑了家不大的民族餐馆，就点了三件：揪面片、烤包子和烤羊肉。这种巧思里，新生代对人情别有智慧的领悟，隐隐可见。

揪面片上来了，堆有茼蒿，碧绿。我添入香醋和油辣，热烈地整碗吃净。本次进疆以来，我留胃壁的酒精似得到了一次荡涤。1986年，我初尝烤包子时，馅料是一色肥羊肉丁，也有说那是羊尾巴丁；一口下去，汁油满手。相隔40年，仍有些怵，在主人鼓励下，趁着烫口，我警惕地咬了。发现馅料已换成嫩红的精瘦羊肉，以洋葱丝、黑胡椒及颗粒状孜然调和，鲜香含蓄。

所谓佳饌，始于口舌之美，若还复有岁月况味，可称妙品，新疆的烤包子就是。到阿克苏第三天，我从买买江那里得到了李台长墓地详址。那天，和我一起

去祭拜的，是电视台最早的著名新闻记者郭旭光。途中，他提起一件事。电视台首次分房，他原本可要一间别人腾出来的旧房。太多人争，他就不去凑热闹了，这被李台长默默记下。有一天半夜，地委紧急通知，要求电视台次日一早派员参与一个重要活动。台长去郭旭光住处通知，推门，看见最

得力的记者住房局促，夜夜睡在一张弹簧高高低低的旧沙发上。半年后，再次分房，台长在分房会议上说，有件事我做主了，第一套房子给郭旭光，他是常年在一线干活的记者。郭旭光说，在他心里，台长真正树立起威望，是好多年之后。那时也许自己成熟了些，双眼已能穿透虚浮。掂量人，会并行重视那人的行为和情怀。旭光和我同龄，他的话让我恍然大悟。

一生中，拯救你于灭顶的人，必须铭记。还有一种人，在你轻如绿萍、一无交换价值的孟浪年少，他给过你真诚的微笑，并由衷希望你快乐成长。这种微笑，未必上达天崩地

裂的恩情高度，但在你的青涩岁月，对冲着你心底极易滋生的恨恶，引你生成善者品相。在我们个人的编年史里，这种独独为你而设的暖阳似的笑颜，其实并不多。

当年，我是在合同结束前两个多月，提前走的。我去台长家道别，以为，他会问一下原因。台长不提不问，只是拿出一瓶“红山特曲”，用甘肃口音说道，一杯薄酒，为你送行吧。山高水远，你来得不易。

此种碰杯的方式，显得情重。台长的次子，比我小9岁，溜溜的眼睛在远端观察。台长抚着我的肩出门，以一个伯父般的神情微笑，送我走远。这个微笑，将我20多岁的那段日子，点化成记忆之蜜，并加重了我对阿克苏的依念。

40年后的一个朗日，我在李文宗台长墓前，献上一捧鲜红的玫瑰，并轻轻告诉他：亲爱的台长，今天，我为重温您的微笑而来。

他们接纳了薛仁贵，霍去病，巾帼元帅樊梨花，金戈铁马，英雄辈出。他们还接纳了尘土时扬的鸣沙山。原来，樊梨花麾下的女兵营，战死于此。铿锵玫瑰，他们全身心呵护！

大草原，从来就是这番气度！

扁头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，他家是余姚人，我家是奉化的。家刚搬到宜川时，我们两个不会讲苏北话的“小蛮子”自然熟捻起来。他中等个子，清秀聪明，绰号扁头名符其实，后面看上去头像把镢头。虽然长得蚕眉鹃目、鹿鼻鱼口一脸善相，但命途凶险，刚和他相识时，便遭失怙，年仅三十多岁的父亲，罹患肝癌，永隔阴阳。他有个妹妹、一个小脚阿娘，母亲在做一天算一天的里弄加工组上班，每天收入仅七八毛。虽说不至于三餐不继，但生活的拮据艰辛可想而知。我在他家吃过饭，米饭上炖碗梅干菜，他母亲按人头，揪着瓶口滴几滴麻油。

那时宝山县和普陀区以延长路为界，路北就是稻田菜畦河浜沟汊遍布的农村。学校放假不上课的日子，冬天钩皮虫，春天摸螺蛳，夏秋捞鱼虫、钓龙虾，只要能换些钱的事他都做，帮母亲分挑生活的重担。暑假是他最忙的日子，下午三四点前要把鱼虫送到星火电影院那边的鱼虫摊，赶上晚饭前后买鱼虫的当口，顺手再把龙虾卖掉。从宜川到星火电影院，坐公交有八九站路，他骑着父亲留下的自行车，人小腿短，常摔得人仰马翻满身乌青。我问他为啥不就近到热闹的宜川三村去卖，他说宜川穷，养金鱼的人少，不像星火电影院那边，鱼虫送去很少打回票。其实我知道他怕熟人

多、难为情。中学时，有女同学笄巴因怜生爱，倒追扁头，除有点斜视，笄巴蛮漂亮，她家就住在三村，扁头更不敢踏进三村半步了。

岁数小的时候，常跟扁头去钓龙虾，当年沪太路和老沪太路交界一带叫庙行，印象中只有庙行到大场这一段有龙虾，有老农告诉扁头，这一带龙虾是抗战时驻扎在大场机场的日本兵当作宠物，从日本带来留下的。最后一次和他去钓龙虾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，那时已经恢复高考，我劝扁头赶紧复习考大学，这样下去终究不是长远之计。那天聊到傍晚

裂的恩情高度，但在你的青涩岁月，对冲着你心底极易滋生的恨恶，引你生成善者品相。在我们个人的编年史里，这种独独为你而设的暖阳似的笑颜，其实并不多。

当年，我是在合同结束前两个多月，提前走的。我去台长家道别，以为，他会问一下原因。台长不提不问，只是拿出一瓶“红山特曲”，用甘肃口音说道，一杯薄酒，为你送行吧。山高水远，你来得不易。

此种碰杯的方式，显得情重。台长的次子，比我小9岁，溜溜的眼睛在远端观察。台长抚着我的肩出门，以一个伯父般的神情微笑，送我走远。这个微笑，将我20多岁的那段日子，点化成记忆之蜜，并加重了我对阿克苏的依念。

40年后的一个朗日，我在李文宗台长墓前，献上一捧鲜红的玫瑰，并轻轻告诉他：亲爱的台长，今天，我为重温您的微笑而来。

他们接纳了薛仁贵，霍去病，巾帼元帅樊梨花，金戈铁马，英雄辈出。他们还接纳了尘土时扬的鸣沙山。原来，樊梨花麾下的女兵营，战死于此。铿锵玫瑰，他们全身心呵护！

大草原，从来就是这番气度！

时分，我们坐在田埂上，成片用来喂奶牛的墨西哥草，绵延至远方，与宝蓝色的天空交融在一起。扁头定定地望着远方，他抚摸着变形凹陷的肩胛，这是他每天扛自行车上下六楼，摔下楼梯留下的印记。当时他十岁多点，骑自行车高不了多少。他说他这辈子苦，有时觉得自己就像只龙虾，但他不难过。他说这辈子回不了头，他想尽快工作。

我考进大学那年秋天，厄运再次降临在他头上，从发热到呼吸衰竭离世，仅仅只有十多天。她妹妹说，她和妈妈把扁头推到到田间时，感觉寒尸布下的哥哥像一片薄薄干枯的秋叶。他的病当时没确诊，但我总觉得他的症状像狂犬病，他说过在乡下曾遇到龇牙低吠、鬼鬼祟祟跟着他半天的狗。他的死成了我人生路上一块哀伤的碑石，使我过早感受到人生的怅惘和生命的无常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觉得他像一片飘向天边的云彩。

他死后不久，阿娘匆匆走了，几年后母亲也恹恹西去，只留下孤苦的妹妹。转眼间自己也到了同学聚会越来越频繁的岁数，每逢我会钞做东，总会叫上他妹妹参加。今年聚会前她神秘兮兮地说，

要带外孙来让我看看，感觉越长越像扁头了。我没太在意，三代不出舅家门么，但我特地关照笄巴不能缺席聚会。

聚餐那天，笄巴看到扁头妹妹的外孙，惊得连斜视的目光都变直了，她眼角闪着泪花把他揽在怀里。他来到我跟前，若有所思地望着我，目光中仿佛闪过一丝光芒，嘴角恍若浮现一抹微笑，让人觉得似乎一下回到了遥远的时光。我轻轻抚摸着他的扁头和肩膀，心中由衷感慨，哲学家们会按照自身的世界观诠释这一世界，普罗大众也能以自己的情感愿望来构建这一世界。愿扁头曾经的苦难、泪水、遗憾，能在今现时和岁丰、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里得到偿补，沐浴着阳光，沐浴着清风，沐浴着爱情，安康幸福地度过这一世人生。

人活一口气，水活一个“动”。水若不动，它就死了。水当然不甘于死，它必须动起来，不惜一切动起来。比它低的地方，它就流过去，它才不在乎地位的高低；比天边还远的地方，它愿意千里迢迢赶过去，哪怕在半途之中，就干涸了，断流了，也在所不辞；哪里干旱了，缺水了，它就火急火燎奔赴过去，为土地和庄稼带去生命；哪里失火了，它总是第一个勇敢地扑过去，以自己的柔弱之躯，将火浇灭，而宁愿自己被燃烧成一缕水汽。

水缸里的水，是水在坐牢。水缸的四壁，就是囚锢水的阴森的牢笼。水岂能甘心一辈子被囚禁？你拿瓢舀起来一瓢，那瓢水就动起来了，活过来了。谁像司马光一样砸了缸，缸里的水就一下子全都活过来了，向四周奔涌而出，成为水的绝唱。即使一个被遗忘了的水缸，缸里的水也必要设法冲破牢笼，阳光会来拯救水，将它们蒸发，与扑火的水一样，水蒸气只是水的另一种生命状态，水的另一种活法。

水的歌唱，是这个世界上，最动听的歌声。如果是一滴滴个体的水，它的歌就是“滴答滴答”的；如果是水的小分队，它的歌就是“潺潺”“汨汨”的；如果是一条小溪，它的歌就是“涓涓”“淙淙”的；如果水汇聚成了一条小河，它的歌就是“哗哗啦啦”的；如果大部队汇合了，成了一条大河，它的歌就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大合唱，或“轰隆”，或“澎湃”，或“山呼海啸”。

水的歌声，从不会只是一个节奏。从土里冒出来的水，它的歌是“咕噜咕噜”的；从石缝里钻出来的水，它的歌是“啾啾啾啾”的；从水管里滴下来的水，它的歌是“叮叮当当”的；从天上落下来的雨水，歌喉最美，变化多端，春雨的歌是“淅淅沥沥”的，夏雨的歌声则是“噼噼噼噼”的，秋雨的歌声是“丝丝瑟瑟”的，冬雨呢，又是“冷冷冽冽”的，雨的四季歌最是分明。

水想怎么动，它就怎么动。它可以浮，也可以沉。可以缓缓流淌，也可以奔涌倾泻。可以舀，可以盛，可以捧，也可以泼，可以洒，可以溅。温柔的时候，它像个淑女一样，微微地漾，粼粼地闪，羞羞答答地荡；撒起欢的时候，它像个泼辣的村妇一样，奔涌，翻卷，涤荡；而它一旦震怒起来，冲刷，泛滥，淹没，冲毁，让万物在它面前瑟瑟发抖。

水从来不死，永远不死。你所看到的那些静止的水，它只是还没有动起来，它在等待时机，蓄积力量，它总归是要动起来的。水一旦动起来了，这个世界就活了，热闹了，生机勃勃了。

水活一个『动』

孙道荣

七夕会